

青石峽其中多石油

案青石峽西北距城六百餘里在蘇海圖山南
與綏東齊東北地產石油及鹽和鹽則成塊

鎔塹火輪軌道堅而耐久提煉得法亦五洲之

大利也



中国民主政治协商会议克拉瑪依

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克拉玛依文史

第八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克拉玛依市
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新疆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1992年6月印刷

印数：1500册

(新出) 字第1309号

目 录

深切怀念老书记王其人同志 刘锡田

石油师老战士回忆

转业后的片断回忆	王照明
在延安“钻教团”的日子	陈永恒
我是大厦一块砖	吴建基
从新的起点前进	任遇科
转战石油战线	刘林才

创业者足迹

我们征服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	李连堂
百一克水渠建成30周年纪念	张 耐
在一区开发的艰苦岁月里	范荣义
511医院转业克拉玛依的前前后后	张 耐

石油企业管理

- 六十年代初期独炼的销售工作 邵家曙
独山子机械厂企业管理工作概述 张 虹

地名、行政区划

- 克拉玛依市名考略 王连芳
独山子设区考 刘宝宏

新疆石油史料

- 新疆第一口深探井62A井 梁继山
新疆石油史料辑佚（二） 戴良佐
六十年代塔里木蹲点纪事 于文辉

深切怀念老书记

王其人同志

刘锡田

王其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1991 年 10 月 26 日在济南逝世。我闻此噩耗后，是很悲痛的。

1955 年 1 月至 1964 年 7 月，王其人同志担任新疆石油管理局党委第一书记的工作，时间共有 10 年之久。

我当时在新疆石油管理局所属的独山子油田和克拉玛依油田的生活服务部门工作。由于工作的关系，经常接触王其人书记，他的一些思想和言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

新疆石油管理局的前身是中苏石油股份公司，1955 年 1 月根据中苏两国政府协议，苏方股份移交我国独资经营，改名为新疆石油公司，1956 年 7 月 1 日又改称为新疆石油管理

局。王其人同志 1955 年 1 月到新疆石油公司担任党委书记。在年初举行的中苏双方移交接收手续的仪式后，按照惯例要举行一次有关人员参加的宴会，我在乌鲁木齐具体组织这项工作。王其人同志当面告诉我：宴会要体现中苏两国人民友好的精神，要体现苏联专家对我们的大力帮助，参加宴会的人员要考虑新疆多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支出费用要力求节约等等。我理解体会这些话的中心意思是中苏两国人民要友好，尊重各民族的特点，办什么事情都要厉行勤俭节约。

(二)

1955 年 10 月 29 日克拉玛依（当时叫黑油山）钻探的 1 号井喷油后，2 号井、3 号井也很快喷油了。在这鼓舞人心的大好形势下，新疆石油公司党委抓住有利时机，于 1956 年 5 月 1 日成立克拉玛依钻探处，1956 年 9 月 1 日又成立了克拉玛依矿务局。王其人同志和局、矿两级其他领导同志对大量人员迅速地从四面八方来到大戈壁上的克拉玛依后急需解决的吃饭问题、住房问题、饮水问题、主副食品的供应问题等十分关切，明确要求乌鲁木齐明园的局机关、独山子矿务局一定要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全力支援克拉玛依油田的勘探开发工作。在几次局、矿领导召集的支援克拉玛依钻探工作的会议上，布置任务、提出措施、限期完成，使我深受教育和感动，体现了党委、王其人同志和局、矿其他领导同志全面贯彻中央在新疆大力勘探石油的方针，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全局保重点的精神，使我们这些做生活服务具体工作的人员精神振奋、信心十足，干劲更大了。

(三)

1960年12月，新疆石油管理局在独山子油田召开了第一次全局农副业生产会议，王其人同志和阿瓦哈力副书记专程从乌鲁木齐前来参加会议，询问农副业生产情况后做了讲话，大意是：1960年是石油部贯彻中央指示，在各石油企业大办农副业生产的一个年头，我们新疆石油管理局是坚决的、全面地贯彻执行了中央指示精神和石油部的具体部署，建立了局、矿、厂处级的农副业生产管理机构，配备了专业人员，调配了拖拉机，修制了农机具，动员组织石油职工大力支援农副业生产。在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开创了以种菜、养猪、养羊为主的乌尔禾、四棵树、新源、霍尔果斯等农副业生产基地，蔬菜自给可达三分之一，给职工补助了部分粮食和肉食，为增强油田职工自力更生的精神，密切工农关系，加速油田的勘探开发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王其人同志还参观了农副产品的展览会，接见了先进生产者，并与到会的全体同志合影留念，使参与农副业生产的各族职工受到鼓舞，对推动油田各族职工更加关心农副业生产，起了积极的作用。

(四)

1962年3月，根据中央精简机构，减少层次，压缩非生产人员，加强生产第一线的精神，新疆石油管理局党政领导机关由乌鲁木齐迁驻克拉玛依。王其人同志的老伴梅雪友同志因在地调处工作未能前来，王其人同志吃住都在克拉玛依油田的第一招待所。从日常生活中，我看到王其人同志非常严格要

求自己、平易近人、艰苦朴素、实干精神是很好的。王其人同志在伙食上从来不搞特殊化，和其他同志一道买饭就餐，边吃边和同志们交谈工作情况。王其人同志还经常和招待所上了年纪的管理员原松合同志在招待所门前的一片菜地和花池里共同劳动。我记得王其人同志从山东老家带来一些大葱籽，也在这块菜地里试验播种，观察生长情况。这种朴实作风，在油田的各族职工中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六十年代初期，我国由于工作中某些严重失误和自然灾害，地处新疆大戈壁滩上克拉玛依油田各族职工的生活确实是比较艰苦的。1962年8、9月间，王其人同志带着刘涛和我等几人，从克拉玛依出发到伊犁去，先到霍尔果斯农场，查看大田作物的生长情况，在和农场职工座谈时，王其人同志强调在中苏边境地区办农场，在远离油田领导的地方办农场，更要加强爱国主义的思想教育，更要增强各民族职工的团结，更要处理好与地方的关系，还要搞好农场所辖各族职工的生活，关心他们的身体健康。有一天的上午，在霍尔果斯的街道上巧遇几个原在油田工作的职工，他们说已经办好了出境去苏联居住的手续。王其人同志听到后对他们说：最好不要去，要是已办妥出境去苏联居住的手续也是可以去的，但你们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是一名新疆的石油工人，不要做对不起中国的事情。

在伊宁市，王其人同志会见了市委、市政府和兵团农四师的领导，向他们介绍了新疆石油工业的形势。在这以后，农四师支援了我们很大数量的牛肉，新疆石油管理局还将其中的一部分派专人给东北地区的大庆油田送去，这增强了油田与生产建设兵团的友谊，增强了两个油田的友谊。王其人同志身

居新疆石油管理局的主要领导职位，在繁忙的工作中为了油田各族职工的生活，亲自到霍尔果斯农场，亲自到伊宁市，这种做法，对我们做生活服务工作的人员启发教育是很大的。

(六)

王其人同志 1982 年 8 月离职休养后，住在山东省泰山脚下一个干休所。据我所知凡是在各油田现职工作或已离退休的，认识王其人同志的人，很多同志都去看望他，协助他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例如廊坊石油管道局栾克同志在 1983 年责成山东邹县输油处解决了冬季取暖和液化气。这说明王其人同志与同志们的感情是深厚的，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1988 年，王其人同志已近八十岁高龄，还和何子立同志到廊坊石油管道局来看望这些相识的同志，座谈情况、合影留念，还到华北油田、中原油田，使我们深受感动。

(七)

王其人同志二十年代末参加革命活动，1932 年 7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无私的奉献了毕生的精力。

我做为他的一名部下，在新疆石油管理局相处十个年头，对他的逝世确实是很悲痛的。现在仅就王其人同志关心新疆石油工人生活方面的几个具体事例，写点忆述材料，略表对我们的老书记——王其人同志的怀念之情、悼念之意。

一九九二年四月五日

转业后的片断回忆

王照明

一九五二年转业

1952年2月奉毛主席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七师集体转业为石油师，从部队转业到石油工业战线。从党的事业来讲，这是祖国的需要，人民的需要，把石油工业搞上去是关系到国家建设的大事，但从思想感情上来讲，总是对部队非常留恋，要摘掉帽徽就有些恋恋不舍，我一直把八一帽徽和胸章保存到现在，以作历史留念。

转业后于1952年冬随师政委张文彬同志到西北的玉门油矿、东北各石油企业参观学习，同时也参观了东北的大型企业——抚顺露天煤矿、鞍山钢铁公司。通过参观学习，增长了生产感性知识，学习了企业管理、党群工作经验，也深深感觉到我国石油工业非常薄弱。当时大连石油七厂炼的是从苏联运来的原油，特别是看了抚顺露天煤矿和石油一厂人造油的生产过程感受更深：国家为了发展石油工业，用抚顺

露天煤矿煤层的盖层油母页岩炼油，一吨油母页岩的矿石仅有10%的炼油收率，而且生产工艺非常复杂。抚顺露天煤矿采煤时，先把煤层上面的油母页岩开采出来，作为炼油的原料，用火车运到石油一厂的第一车间，叫破碎车间，把岩块破碎到10个毫米，然后再到蒸馏车间蒸馏。蒸馏后再到合成车间，用合成剂合成后才能形成产品。参观中也深深感到转业军人集体转业比较优越，个别转业到当时刚接收的旧企业工作难度大，集体转业可以充分发挥转业军人的作用，继承和发扬部队的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比较顺当。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对企业都非常重要，搞石油工业没有坚强的思想政治工作，没有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要在艰苦的条件下发展石油工业是有很大困难的。

西北石油钻探局的成立

1953年成立了西北石油钻探局，地址设在西安市，主要由石油师机关人员和原从事石油工业的少数技术管理人员组成。局长张文彬，副局长张忠良、陈寿华、秦峰、杨文彩，主要任务是抓西北几个省（也包括四川省）的石油钻探工作。

当时钻探局有苏联派来的魏盖林·阿辽亨钻井专家帮助工作。局长办公会都请专家参加，按专家建议和老技术人员的意见指导钻探工作。在局机关工作的转业同志虚心向原来搞石油的老同志学习，向苏联专家学习，很快掌握了一定的生产、管理知识。钻探局的成立加强了石油钻探工作，加强了组织和思想领导，根据生产需要组建了酒泉钻井处，由秦

峰副局长兼处长，杨文彩、马骥祥、孙希濂、刘安时为副处长。组建了民和钻探大队，由姬永兴任大队长；延安钻探大队由胡振民任大队长；同时加强了延长、永坪、四郎庙钻探大队，由孙继先任延长钻探大队大队长，赵福成任四郎庙钻探大队大队长，侯志诚任永坪钻探大队副大队长。钻探局领导经常带工作组深入现场检查指导工作。1954年由于广大干部职工的积极努力，完成了钻探任务，扭转了过去完不成任务的被动局面，对寻找石油资源起到了推动作用。

当时最有趣的是接待专家工作。国家对支援我国建设的专家非常重视，在钻探局的办公室设有专家工作室，办理专家建议和有关事宜。专家工作室主任是李腾蛟同志，他的工作很踏实，人也很忠厚，工作也很勤恳。我们曾接待了苏联、东德、波兰、罗马尼亚等国家专家，他们都非常热情地来我国帮助工作，我们也以热情的态度去接待他们。1954年秋波兰的一批青年人路过西安，当我们在飞机场接待他们时，他们非常高兴，说确定他们要来中国时，晚上都睡不着觉，当他们踏上中国国土时，到处都受到热情接待。罗马尼亚钻井队1954年和我国签订合同在玉门油矿打青草湾4号井，带队的工程师是共产党员莫西耶。开始他们要求很高，井场要有足够的物质条件，要准备一万方泥浆，要在井场搞生活设施。由于我们条件差，做了他们的工作，接受了我们的意见，就在玉门油矿的招待所安排了他们的生活。为了搞好工作，经常给他们组织舞会，工作一段时间，组织他们到西安搞野游、打猎、吃野餐。尽管这样做，一些老工人老是想家，总是耽心家里生活能否照顾得好，要求回国。

一九五五年进疆

1955年7月西北石油钻探局撤销，一批人跟张忠良副局长去四川石油局，一批人跟陈寿华副局长去青海石油局，一批人跟张文彬局长、秦峰副局长进疆，到接收后的中苏石油公司工作。当时中苏石油公司移交不久，部分苏方人员留下做顾问，原苏方总经理博博文留下做了专家组长。这个人看问题还比较客观，他经常讲，我们仅仅提点建议仅供参考，我们了解的情况没有中国同志清楚。这些苏方人员表现还不错。有些人离开新疆时讲，我们相信中国人会把石油搞上去的。开发克拉玛依油田是我们自己搞的，是当时的石油工业部部长助理康世恩同志确定的勘探方案，沿克乌大断裂部署了10条大剖面，叫做撒大网，捉大鱼，打了一批油井，效果非常好，很多油井获得了工业油流，对广大职工鼓舞很大。虽然生活艰苦些，住的地窝子，吃不上水，但职工情绪很高，晚上在戈壁滩上跳舞，康世恩同志看了风趣地说，跳的是石头拌脚舞。那时我和秦峰副局长两人住一间小地窝子，阮管理员对我们很照顾，每天给一壶水，秦峰同志还舍不得用，他仍然还是在部队那股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和职工一起住在地窝子坚持工作。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关怀下，全国人民支援克拉玛依油田建设，经过广大干部职工的努力，很快投入开发，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到1960年原油产量达到160万吨，在当时国家困难时期做出了应有的贡献，缓解了国家用油的困难。

参加山东胜利油田会战

1964年8月间，我去大庆参加石油部召开的政工会议，会后就调山东胜利油田，参加“四清”工作。这时张文彬局长也从大庆带了很大一批干部参加山东油田会战。会战是从“四清”工作抓起，余秋里部长为“四清”工作队队长，张文彬同志为副队长，日常具体工作是王瑞龙同志抓。余秋里同志一再强调“四清”是教育人的运动，抓得很细。我当时参加了原华东石油局一、八大队的“四清”工作，这支队伍是一支好队伍，多年在华东很多地区搞勘探，做了大量的工作。“四清”工作中，绝大多数干部职工表现很好，澄清了长年野外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八大队一位工会干事彻底交待了自己的贪污问题，千方百计退了赃款，按照党的政策，决定不给任何处分。大会宣布后，对其他人教育很大，有问题的人主动交待了自己的问题，总结了教训，进一步提高了觉悟，在以后的会战中表现很好。整个职工队伍在部领导直接领导下，开展了勘探工作，积极性很高，很快拿下了胜利油田，对国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重返克拉玛依

1965年7月间由于工作需要调江汉油田参加会战，1973年3月随中央学习调查组重返克拉玛依，主要任务是：制止武斗，稳定形势，团结群众，发展生产。在中央学习调查组和自治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直接帮助指导下，1974年年底日产水平上了万吨，全局干部职工情绪很高，进一步发展了

生产，稳定了人心。

1973年3月到了克拉玛依，碰到了一系列问题，第一件事就是五十多名老干部未能“解放”，有的同志见了面就哭，提出什么时候能“解放”他们。当时中央学习调查组与自治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研究，立即“解放”了他们，以后都进了领导班子，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文化大革命中很可笑，群众组织就可以取消一些老党员的党籍、停止党员的组织生活，严重地破坏了党的组织，破坏了党的领导。象刘凯曾任原矿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田树贵是原采油二厂劳资科长，党籍挂了好多年不给恢复，干扰很大，经过做工作，恢复了党籍，安排了工作。第二件事就是1973年“3·13”、“3·16”武斗事件，打死了两名老工人，打残了一批职工，由于严重的派性干扰迟迟不埋人。我们当时给两派头头严肃指出，谁干扰埋葬，首先追查“头头”的责任，结果第二天都来表态，都不干扰，于是和家属协商，把人送到乌鲁木齐火化后把骨灰带回。第三件事就是抢桌凳，刚把人埋了，采油二厂拉了一车桌凳，刚进二厂的大院，一批人上车哄抢一空，实际上就是给中央学习调查组看的。对此，我们毫不含糊，当即召开了干部会议，限三天以内必须交回，否则严肃处理。结果当天晚上都偷偷的交回来了。第四件事就是收交武斗武器，为了制止武斗事件的再次发生，限期上交武斗武器，向大家公布后，也是当天晚上偷偷的交了武斗武器，铁棒子、三节鞭、手扣等。为什么偷着交？都怕暴露自己。在此基础上，查处了一批人，稳定了形势，安定了人心。

由于当时大多数单位的党委是文化大革命中按派别搞平衡结合组成的，一开会就吵架，特别是研究人的问题，干扰

很大，无法决定问题。中央学习调查组决定各二级单位党委一律设常委，把原党委中派性强的人排除在外，吸收一批老同志进了常委，起了很重要的骨干作用，开展了各项工作，从而进一步发展了大好形势，为以后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延安“钻教团”的日子里

陈永恒

我叫陈永恒，是从石油师转战到克拉玛依油田的一位老兵，屈指计算，至今已有 41 个春秋了。40 年来，在祖国大西北辽阔的土地上，几乎到处都有我们这些老石油师战士留下的足迹和汗水。从物产丰饶的汉中平原，到灯光摇曳的延安窑洞；从玉门青草湾制服井喷，到克拉玛依第一口深井的开钻，往事如流水，一一流过我的心头。然而在我脑海里印记最清晰的却是在延安钻教团学习的日日夜夜，如今每当更深夜静，我就不由自主地回想起那段难忘的岁月。

1952 年 8 月 1 日，我们部队从驻地开往汉中接受检阅。就在这天上午，康世恩同志代表燃料工业部向我们宣布了毛泽东主席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七师转业为石油工程第一师。当时许多人激动得热泪盈眶，欢欣跳跃，多少年来扛枪背炮，行军打仗的生涯结束了，就要成为光荣的石油工人了，谁能不高兴呢！在参加检阅时我们全副武装，回来后把武器弹药一缴，真是全身心一片轻松，脑子里充满了转业后当工人、搞建设的憧憬。当时幸福愉快的心情实在难以形容，至今回忆起来，还禁不住要笑呢！

回驻地后，部队的团政委许士杰在大会上讲话，说我们